

盛夏踏红桑麻绿 ——瞻仰红十四军建军纪念碑

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——2021年7月1日，刚刚过去。天气渐热，盛夏又至。我的心，恰似酷暑，“高温”未艾——仍想一片丹心踏红踪，前往乡间，游览革命旧址。又逢建军节，我无须彷徨，已然决定前往江安，走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大会会场旧址。

晨曦绘地，悄然缀白世界。黎明入夏，早早唤醒农家子弟。赶在太阳伸直腰杆——如日中午之前，迎着凉爽的徐徐南风，闻着清雅的淡淡花香，沿着阡陌小道，我向红十四军建军大会会场旧址走去。眼下的田埂，像黄龙穿过绿油油的田海，蜿蜒地伸向远方。放眼眺望，远处田畔有十余棵桑树，枝繁叶茂，正是饲养蚕宝宝的好时光。早在唐代，那位寓居四川草堂的“诗圣”便留下千古名句：杜曲幸有桑麻田。故园桑麻田：于诗人来说，可归隐，可养老；于农民来说，养家糊口，延续生命，尽在其中。在我的家乡如皋，西乡自古以来多贫农。时至民国，当地佃农如蚕一样付出，种桑养麻，辛勤耕耘，可是到头来，只能在压迫中喘息。1928年，最终按捺不住的西乡农民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发起“五一农民暴动”。暴动很快失败，却埋下了革命的火种，就像田间的小桑种，吸吮甘霖，终会长成桑树。一年后，一位巴蜀军旅诗人来到如皋，来到西乡，穿梭在桑麻田中，勇敢地打击敌人。革命取得成功后，他难忘壮烈牺牲的红十四军军长何昆，难忘苏中革命老区的桑麻田，大笔一挥而就，写下了名句：碧血遍染江淮间，丹心永照桑麻田。这位诗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张爱萍将军。当年他正是追随着何昆，听从党的指示，由沪

来如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。

默读红诗思军史，我的思绪，像鸟儿在远处的桑麻田中恣意飞扬。于革命志士、红军战士来说，桑麻田有着不寻常的深邃意义——绿色既是当下的希望，又是未来的展望，共产党人领导红军作战，就是要给人民希冀，让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桑麻田——快乐的家园。“呼呼呼”，风儿在麻田中呼啸；“嘈嘈嘈”，蝉儿在桑树上鸣叫。激昂又不失愉悦的自然歌声，在耳边回荡——还有那建军大会前前后的庆祝声响。那也是一个清晨，即1930年4月3日，天蒙蒙亮，不计其数的红军战士、如泰地区上百个村庄的赤卫军、农协会员、妇女会员，举着红旗，背着桌椅，扛着刀枪，喜气洋洋地从四面八方踩着脚下田埂曲径，越过我眼前的桑麻地，像潮水一般涌向大会现场。

旧时的大会现场，当下的建军旧址，已经赫然入目，我推开大门，走进这座大院。地上铺就着中间红色、两边黄色的瓷砖。一黄一红，恰如当年如皋(含今天如东)的地缘政治：黄海之滨，革命的星星之火，红军的拳拳之心，早已映红大地。路边的树木，郁郁葱葱，挺拔有力，仿佛卫士守护着这片神圣的土地。我抬头仰望，目光锁定在一座高高的石碑上，上面镌刻着张爱萍将军的墨迹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纪念碑。十五个字，又红又大，铿锵有力，潇洒飘逸，如龙飞天空，风舞九天，仿佛红军在坚硬如石的革命道路上，自如前行，大有神龙见首不见尾之势。望着安稳如山，笔者如剑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纪念碑，我缓缓前行，徐徐登阶，走上平台，反复端详，真心瞻

仰。题字的上方，还刻有醒目的党徽：十字形状的斧头架在弯弯的镰刀上，仿佛是一只报喜的红燕，展翅飞翔，鸟瞰建军大会的盛况。说来真巧，燕子的身下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纪念碑的底座：黑石金字，讲述了红十四军建军的历史。

望文触心，《血染丛中沃土——何昆》中建军大会的场面，如临其境：4月3日上午11时，鞭炮声、锣鼓声、欢笑声，响彻云霄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大会正式开始。通海特委委员、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主持会议。通海特委委员张辛庄日宣布：“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！”话音刚落，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接着，张辛宣布任命决定。刚刚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长的何昆，走向主席台，高亢激昂地宣读了《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》……书中的内容通俗易懂，与劳苦大众的利益密切相关。大家听后齐呼革命口号，洪大的回声仿佛红色巨浪，响亮整齐，久久地回荡在江海大地上……大会结束，红十四军接受检阅，游行离去：渡清河，过绿田，绵绵数里地，人人笑颜开。

作为如皋人，我倍感自豪，因为这里诞生了江苏境内唯一列入中央序列的正规红军部队——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。诚然，红十四军悲壮告败，但是军队的精神得到传承——新四军东进，再次选择如泰地区，最终走向胜利。我心潮澎湃，弯身向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建军纪念碑三鞠躬。礼毕转身，又望远处的桑麻绿田，新舍新路，新农村景象，美不胜收，连绵数里，我不禁欷歔：碧血遍染江淮间，丹心永照桑麻田——千千万万像何昆一样的烈士，不惜生命，不惧流血，才有当下的新时代美景。



还原戏韵气质

前一阵，我创作了八出现代戏的60余张戏曲人物画小品，闲来自读，独有味。

创作戏曲人物画，人们大都从传统戏入手，少有取材现代戏，这是因为传统戏的衣饰脸谱独具形式。现代戏，因剧情和服装的“时装”化，更因弱化了传统舞台程式的身法步伐，难化腔调，笔墨表达易与“时画”们驱同。我在进行现代戏曲人物画的创作过程中，留心琢磨细节，夸张角色气质，尽可能地以个性形象、神态呈现剧情故事。

现代戏的声腔腔白是话剧式的，这是生活化表演的要求。作为戏曲人物画创作仍然是要在“戏”上出彩，是戏画，而非普通意义上的中国画和连环画。在反复观看录像的同时，我专注人物典型身法和表情，捕捉表演中的习惯性动作，以此来区别人物。杨子荣是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的男一号，其样板造型具阳刚机警果敢的特点，著名唱段“今日同饮庆功酒”更家喻户晓。我突出了眼神的表达，抓住他成功打入匪穴的瞬间悦态，那微微上翘的嘴角似有凯歌回响。《杜鹃山》中柯湘亦也在眼神间透着墨，锁眉在传统戏曲旦角表演上不多见，而这革命者在斗争困难当口的锁眉

倒传递出故事的曲折。

舞台上人物角色各有分工，剧情需要的精气神也不尽相同，分寸把握也不由演员，是由剧情决定的，是为合度。在戏曲人物画的创作中，可以移植这种优点。《红灯记》中李玉和、李奶奶、李铁梅同是正面人物，角色的戏份脉络清晰。我选择了戏画中少有的群像构图，三人组合稍有次序，李玉和居画面前方，道具的镣铐也作了笔墨的强调，完全以人物表现壮烈场景，体现“前仆后继永向前”的剧情主题。

现代戏里歌舞的运用是突破传统的，几乎跳出了传统戏剧里以甩袖、圆场等程式技巧的表演。《红色娘子军》是现代舞剧，后来又改编成了京剧。这出戏主要用肢体舞蹈讲述剧情，呈现舞台艺术的审美。我特意把这种舞蹈语汇炼化到戏画之中，抓住舞蹈呈现故事的最具美感的亮相，体现剧种与剧情。吴清华一段“出逃”的独舞是凝练生活后的舞台表演，激愤、迷茫的情绪均在舞姿中发力体现。我在录像中先反复揣摩这段的体态特征，找准一个传神的造型，勾勒草图，细细比较，简约数笔准确地速写出人物情绪。

中国戏曲是虚拟写意的，臆会也是绘画

和戏曲中共有的审美价值。我作写意戏曲人物画，以我对人物造型的理解，着意作了漫画式的呈现。《龙江颂》中的江水英，服饰风格简洁，化妆也无特殊的标志，我则以强力夸张人物表情的方法，以达视觉的生动，似呼唤地张扬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的龙江精神。《沙家浜》里郭建光的戏画造型亦如此。

戏曲人物画的创作，会由着画家们绘画技法、戏剧文化的知觉而作用于各自风格。前辈戏画艺术家关良、韩羽、马得等便是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，独成表达，也若戏剧表演的流派股自成一路，异彩纷呈。不失水墨审美趣味，体现戏韵戏情，是我个人戏曲人物画创作的共识。画这批现代戏曲人物画，我改变了自己以往求飘逸，重古典的戏画风格，采取半画半跋，图文相辅的构图。以速写法取细节，减去线的玩味，求一笔而达的写意快感，尽可能地画面活起来。当年，八出现代戏受创作年代浸淫，具有时代的审美定势，人物形象，舞台造型却有自定程式，较好保留住这种画面气质，也就还原了这戏这韵的艺术特点。

人们可以在丝弦声韵之中感受水墨生成的别样美趣。

缺席的纪念 永远的怀念

“七一”前夕，党中央首次对29名优秀党员授予“七一勋章”，并向健在的710多万老党员颁发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。看到别人在朋友圈里自豪晒出亲人领取纪念章照片时，我除了心生羡慕、敬意、感动之外，更多的还是一份遗憾、感触、思念：若是我爷爷奶奶还在世的话，那该有多好？

我的爷爷陆弼琴、奶奶顾青莲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党员，可惜后人对他们过去历史的了解几乎是空白。爷爷早在我一岁多时就因病离世，我只能从奶奶在世时偶尔的描述、父辈们零星的回忆中努力拼凑他们的形象。这次党史学习教育，我不仅对党史、国史学习产生浓厚兴趣，也对自己的家史，特别是爷爷奶奶的故事有了强烈的探索念头。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？父辈们的回忆支离破碎，我便想到求助家乡档案部门，在朋友的帮助下，果真在档案箱尘封的库房里找到了爷爷的历史档案。当我在泛黄的纸片上看到70多年前爷爷的亲笔笔迹，特别是第一次看到黑白照片上他30岁左右年轻模样时，那一刻，禁不住泪流满面！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我们爷孙俩会以这种方式，有了一次跨越大半个世纪的“重逢”。

1922年，爷爷出生在苏北农村一个贫苦船民之家，祖辈靠贩卖瓷缸为生，仅读过一年多私塾，20岁出头就投身地方革命，担任村青女主任，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46年参加盐阜独立团，先后担任班长、排长，当时他的连指导员就是后来任总后勤部政委的周克玉上将。人民海军成立后，爷爷从陆军转为海军，1952年8月被选送海军联合学校三分校学习，1953年3月调至海军青岛基地工作，历任助理员、参谋，1955年底转业至山东无棣县公安局；1960年1月回家乡建湖县公安局当政保股长；1963年全家下放农村，做了冈西公社治安干事、公安特派员，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所长；最后因身体原因在乡供销社提前退休，1980年5月病逝。爷爷官衔不大，在部队就是个连级军官，到地方勉强算个科级干部；战功也不显赫，参加过十几场战斗，档案记载获过二等功一次，奖励手枪一把。奶奶生于1927年，在爷爷的影响下也走上了革命道路，新中国成立前担任村妇女主任，1948年与爷爷结婚后不久就入了党。爷爷长期在外干革命，奶奶就在老家务农种地、照顾老小，直到1955年才作为随军家属去山东跟爷爷团聚。因为爷爷去世得早，她没跟丈夫沾到光，

有些人，虽然出身平凡、早已离去，但只要坚守誓言、坚定跟随，曾经为党和国家付出过，就终将会被人民记起，也不该被后人遗忘。

□陆大柱

也没享到儿女福，2013年6月离世，享年86岁。

回顾爷爷奶奶这一生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，没有惊心动魄的神奇，看似波澜不惊、平凡无奇，但并不影响他们在我心中的伟大。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，选择加入共产党，就是选择危险、选择光明、选择奉献。我们党也正是靠着这些忠诚又勇敢、平凡而伟大的党员，才最终夺取了新中国的胜利。

爷爷虽一生坎坷、贫病交加，然而一副铁骨、两袖清风，生前从不肯低头求人，也不愿麻烦组织，至死保留着农民本色、军人作风。他在档案里家庭状况一栏写着：“一年收成只够半年吃。”新中国成立前家里唯一一艘小破船，在他祖父去世时被拆了用作棺材板。回老家翻建三间草房，上梁买不起鞭炮，索性掏出自己的手枪对天空开了七枪。下放后一家人日子过得相当拮据，大队书记看不过去，偷偷送过来一百斤稻谷，他知道后让奶奶连夜还给人家八元钱，再困难也不沾公家半点便宜。爷爷对子女管教极其严格，对我这个长房长孙却尤为偏爱，亲自给我起了一个他引以为傲、我不以为然的名字。听奶奶说，我出生前，爷爷已经病重卧床不起，但每天都要让家



张謇与天生港电厂（上）

□朱 江

1921年动工兴建的天生港电厂，历经漫长的创立、停顿、重启，于1934年正式投产发电，这是南通实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，也足于告慰1926年去世的张謇。天生港电厂是张謇生前积极筹划的一个工程，既是南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，也是减轻大生企业生产成本、带动其他企业发展、满足南通社会生活用电的需要。虽然在张謇生前，因经济困顿而壮志未酬，但在其事业的继承者努力下，最终把张謇的蓝图化作现实。

大生纱厂的动力，来自蒸汽引擎，煤耗大，随着机器使用年限增长，检修费用不断上升。张謇很早就萌发电力替代的想法。1913年，张謇派郁荃生和秦亮夫去英国考察相关企业，“冀资借镜而求进步”，电厂显然是考察的重点。据大生驻沪事务所所长吴寄尘癸丑年五月十六日（1913年6月20日）抄录的，张謇致交涉使陈安生的信函，张謇认为：“商业竞争，纺织尤亟。泰西纺织，近均改用电力，日新月异，时有发明。南通州大生纱厂办理虽薄有成效，但此处时代，不事精研，焉能持久？”张謇从西方纺织企业的现状，看到大生纱厂的不足，特别是动力供给上的落后，决计以电力替代蒸汽动力，这也是张謇居安思危的体现，也是国际视野下的必然选择。由此张謇希望陈安生给郁荃生和秦亮夫各发护照一纸，以备途经西伯利亚时，应付“稽查甚严”的俄罗斯警察。张謇很细心，考虑到两个人的归期或有先后，所以申请给郁荃生和秦亮夫分别发放一纸护照。

1919年，天生港电厂（当时称作南通电厂，考虑到习惯称谓和行文方便，本文将1920年前后筹建的南通电厂，统称为天生港电厂），开始启动设备的采购。天生港电厂早期的档案已经难觅其踪，因此无从完整地还原当年的筹建情况。但幸运的是，大生驻沪事务所（下文简称沪所）保存部分相关的档案。沪所是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在上海的办事机构，负责筹措资金、购买物料、报关纳税、迎来送往等事务。发电机组当年只能仰仗国外厂商生产，其采购工作是天生港电厂筹建的核心所在，上海洋行林立，成为采购的最合适地方，这项工作由沪所承担，因此留下了相关记录。

1919年12月1日，德国籍机械兼电气工程师高翕（E. KOCHER，也译为孔赫）给沪所（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外滩12号，1920年5月18日搬进九江路南通大厦）写了一封信。从信的内容看，高翕已经被张謇聘为天生港电厂的技术顾问，而且与沪所的负责人吴寄尘和沈燕谋有过面对面的交流。高翕这封信的主要目的，是提出天生港电厂拟购置锅炉和机械设备的技术要求，让沪所转达给有意向投标的厂家。

12月4日，沪所给高翕复函。沪所按照高翕提供的技术要求，拟订了招标文件。沪所还希望高翕把相关文本译成德文，用以寄给德国的公司。同一天，沪所把邀标书寄给慎昌洋行、美兴公司、茂生洋行、英国通用电气公司、大来公司，12月13日再次寄给茂生洋行，1920年1月3日寄给安利洋行。

1920年4月16日，高翕写信给张謇和张謇，详细介绍参与投标的公司情况，一共有7家公司报价，包括慎昌洋行、茂生洋行、安利洋行、美兴公司、英国通用电气公司、西门子洋行、柏林通用电力公司。高翕对这7家公司提供设备的适用性、质量高低、配套服务、价格合理程度进行分析，倾向于订购西门子公司的设备。汽轮发电机的交货时间是10—12个月，锅炉设备的交货时间是5—6个月，所以高翕建议，先行订购汽轮发电机和辅机，稍后再购置锅炉。

4月17日，张謇决定订购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发电机，并派高翕直接去德国商谈。在给西门子公司的信函里，张謇授权高翕与西门子公司商议合同的细节，并希望西门子公司考虑到天生港电厂初创，资金投入很大，发电机又是第一笔交易，希望能在价格上给予优惠，帮助电厂以尽可能低的投入取得成功。同一天，张謇在南通濠南别业，就是他的家中，签署一份授权书，授权高翕作为他的技术顾问，在欧洲逗留期间，负责为天生港电厂购买锅炉设备，以及订购造纸机械设备、油脂硬化设备和为南通企业所购的其他机械设备进行谈判。由此看，张謇高度信任高翕，委托采购的设备不限于天生港电厂。

4月22日，高翕前往德国。与西门子公司的合同是5月26日签订的，包括两台3200千瓦带冷凝装置的涡轮增压发动机、发动机房所有管道、空气过滤器及其他配件。合同总价30.2万美元，预付款15万美元，沪所分别于6月汇出12.5万美元，9月汇出2.5万美元。4台锅炉是向拔伯葛公司购买的，附件包括链式炉、过热器、省煤器、输料泵、给水泵及管道，总价4.5万英镑。

建设天生港电厂，张謇不仅考虑大生纺织公司所属企业的动力问题，还兼顾南通其他企业的用电。按照1947年6月所编的《南通天生港电厂》中企业沿革介绍：“本公司所属各厂暨南通地方其他各工业，在昔各谋动力，耗煤费工，殊不经济。先董事长张謇公有鉴于此，欲使已办之厂节省开支，后起之厂减轻成本，遂有以电力为动力，集中发电，分轮运用之意。”

天生港电厂的建厂资金，张謇准备通过南通自治会在本地发行公债筹集。据1920年11月26日《申报》：“张謇公提议募集县自治公债二百万元，俾购置公共汽车、创办玻璃厂、电厂等各项公用，已由自治会议决，付审查。其利息定周年六厘，二十年还本，将来动募之法，拟大区七万、小区三万云。”根据留存下来的第916号南通县地方公债实物，南通县地方公债条例于1920年12月4日经自治会议决施行，公债是1921年1月1日发行。拟发行的200万元公债，用于发展下列各企业：电厂、油厂、皂厂、纸厂、各区小工厂、县道汽车、长途电话和淮海实业银行。但由于经济下行，公债募集不利，据受张謇委任负责电厂基建的黄友兰回忆，总共才募集到20万元左右，其中大生一厂认购10万，大生二厂认购5万元（1922年1月7日《通海新报》有60万之说）。无奈之下，南通自治会决定把收到的公债改作对电厂的投资，电厂改为有限公司。在支付电厂款项时，先由沪所垫资，收到公债后再归还沪所，大生一厂认购的10万元，是在1921年7月19日交沪所，用于划还沪所替电厂的垫款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